



用心用双脚走人生是一场远行，感受世界未知的美，自己的人生。

对于想再次领略人间奇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本超赞的旅行伴侣。

杰夫·格林沃尔德——著
舒丽萍——译

隔壁天堂

尼泊尔

Heaven
Nepal



隔壁天堂 尼泊尔

Heaven
Nepal



杰夫·格林沃尔德
——译
舒丽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壁天堂尼泊尔 / (美) 杰夫·格林沃尔德 (Jeff Greenwald) 著;
舒丽萍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8
ISBN 978-7-5502-7812-7

I. ①隔… II. ①杰… ②舒… III. ①尼泊尔—概况
IV. ①K9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8146号

<Shopping for Buddhas: An Adventure in Nepal copyright © 2014, 1996, 1990 by Jeff Greenwal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Travelers' Tales copyright 2014 by Jeff Greenwal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4019

隔壁天堂尼泊尔

作 者: (美) 杰夫·格林沃尔德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选题策划: 曹伟涛

责任编辑: 夏应鹏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肖杰/马延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6.5印张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812-7

定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2061212转8050

25周年纪念版前言

1990年——在这一年，《隔壁天堂尼泊尔》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蒂姆·伯纳斯-李为万维网创建了基础，哈勃太空望远镜被成功发射，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一所监狱被囚禁了27年之后得到释放。

同一年，尼泊尔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导致尼泊尔的君主专制政体步入终结（更多详情请参见我的“简短后记”）。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机器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火星，尼泊尔人已经用上了微博和脸书。已故的纳尔逊·曼德拉的头像被印在了南非的货币上，以此向这位反种族隔离斗士致敬。

尽管如此，印度教王国的心态改变是缓慢的。尼泊尔共和国仍然没有一部可行且正式批准的宪法，不夸张地说，加德满都谷地本身也不像班加罗尔那样得到了相当兴旺的发展。

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另一方面，有些东西变化缓慢也许是该值得庆幸的事。在1979年，吸引我来到尼泊尔并让我一直回到这里的更多原因是尼泊尔有一种神圣的混沌的氛围——在这里，你感觉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而且的确发生了。交织的文化在喜马拉雅山下兴旺地发展，就像一条神秘的藤蔓——充满隐喻和人生哲学。

一个秋日的午后，在最近访问加德满都谷地期间，我骑着租来的摩托车穿过巴格马蒂大桥，沿着长长的山路来到加德满都的姐妹城市——帕坦。像往常一样，我要去求佛；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并没有太分散我的注意力。

以短暂的步行穿过帕坦几条狭窄的小路之后，我来到一个凹陷的入口，进入大觉寺的庭院：千佛寺寺庙。该寺庙的建筑非常吸引人——糅合了尼泊尔和南印度建筑风格的奇异组合，吸引我眼球的是一个钉在庭院砖墙上的指示牌，上面写着：

您可以从这所建筑拍摄到喜马拉雅山及其他寺庙的最佳景观。

欢迎您的到来！

此处免费参观。

我低头走了进去。一段漆黑的台阶通向另一段。最后，我到达小屋顶，俯瞰着密密麻麻的相邻建筑物。几乎所有的屋顶

都有一片鲜艳夺目、精心修饰的花圃，水泥露台和电线之间是绿洲的颜色。习习微风从南方吹来。

矿井旁边的屋顶只有几码远，三代尼泊尔人一起站在那里。他们对我行了一个简短的合十礼，然后转身忙自己的事情。一个面带微笑、白发苍苍的老人戴着一顶时髦的遮阳帽；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蓝色运动夹克，看上去将近三十岁；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只手里抓着一只红黄相间的纸风筝，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木制的拉线盘。

年龄只有老人十分之一的孩子露出欢乐的表情，迎着她期盼的眼神，老人把风筝抛向空中，但是风不够大。尽管有几次风筝差一点就飞了起来，但最终还是找不到上升的推力。

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他把拉线盘递给年轻男子（我猜那是他的儿子）。此时，风力回升，他做了几个灵巧的动作，使风筝在微风中徐徐上升。尽管有些打转，但这时风筝已获得一定的高度。女孩看着风筝，惊奇不已。拉线盘发出低沉的呼呼声，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送出线绳。风筝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变成了一块很小的斑点——在远高于乌鸦和猛禽的高空，俯冲、盘旋。

此时，拉线盘传递到小女孩的手中。她睁大了眼睛，勇敢地向前跑去，模仿她父亲的手势，控制风筝飞向云端。虽然现在是女孩拿着拉线盘，其实祖孙三代都在全神贯注地参与风筝

的飞行——无论是精神上、身体上，还是情感上。他们的热情是如此具有感染力，让我几乎感觉到风筝拽的是我自己的胳膊。

在这生动的画面中，我看到一些东西在萌生。观察这个家庭放风筝的过程，我在一瞬间意识到我目睹的是整个文化的缩影。这正是喜马拉雅文化擅长培育的神奇的力量。这是喜马拉雅人的天赋。凭借其熏香和经幡、神圣的建筑和密宗仪式，以及将生命注入木材、金属和石头的能力，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人民已经花了几百年在物质和空灵境界之间锻造双向联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纸、棍棒和线绳，其实微小的风筝是天地之间直接沟通的媒介。

展望未来，我也不知道将来的世界会发展成什么样。这个世界在变化，而我们的技术——正如我已故的朋友阿瑟·C. 克拉克那句名言所说——将愈发变得“与魔法无异”。

这种区别将会很模糊，但它不会消失。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在工厂加以装配。关于培养意识、完善智慧和同情心的一份非常清晰的蓝图早在 25 个世纪之前就在南亚被绘制出来，而今它仍在尼泊尔找到了美妙的表达。

因此，我们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我们的眼球运动直接引导接受着海量信息，革命将继续颠覆一个又一个根基。但这些进步都无法赶超悉达多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原名）深刻而安静的觉醒。

购物是充满乐趣的，也许你和我都不是那种能够抵挡走进艺术画廊或古玩商店的人。但是对于精神上的充电而言，使用金钱是靠不住的。我们最终的追求永远不会通过考古部门提供的收据得以实现。当然，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化身为梦想中的佛。

——杰夫·格林沃尔德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2014年夏

“嗨，您已经感受到杰夫·格林沃尔德的若干细胞、神经、激素和原生质，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杰夫·格林沃尔德的人体。目前，这个人正在地球上游荡，奋力与贪婪、嫉妒和欲望之魔斗争。如果您想留下信息，请在哔的一声之后开始留言。”

“嗨，宝贝，我是妈妈。希望你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只是想告诉你，前几天我偶遇莫伊拉·埃德尔斯坦，她告诉我她的儿子杰里米刚刚得到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在尼泊尔和印度为一部新电影拍摄外景。他一星期的收入大约在5,000美元。啊哈！我只是希望要是这样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就好了！”

“总之，这里一切如昔。没什么新鲜事。维持现状。
爱你……”



目 录

contents



- 25周年纪念版前言 ...1**
- 1 格桑昆达遭遇暴风雪 ...001**
- 2 神的国度 ...009**
- 3 飞行喇嘛 ...020**
- 4 求佛——与神对话 ...030**
- 5 识佛速成课 ...040**
- 6 寻找佛像 ...050**
- 7 拜师神秘主义者 ...055**
- 8 加德满都的第一部自动扶梯 ...065**
- 9 绝世厨师 ...070**
- 10 老雕塑家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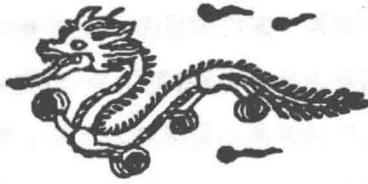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 11** 白度母，绿度母 ...092
- 12** 雕像被盗被走私 ...097
- 13** 王室特权 ...107
- 14** 采访遭暗杀的反对派 ...114
- 15** 帕坦古玩店寻宝 ...128
- 16** 巴布卡吉的佛像——价值 666.66 美元 ...140
- 17** 出手完美佛像 ...147
- 18** 练习指印火焰 ...151
- 19** 梦游幽冥世界 ...158
- 20** 失而复得的佛像 ...171
- 21** 恋恋不舍 ...176
- 简短后记 ...180
- 致谢 ...185

1 格桑昆达遭遇暴风雪



佛祖曰：

“这是真正的痛苦；这是真正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停止；这是真正的路。

“了解痛苦；放下引起痛苦的原因；做到停止痛苦；遵循真正的路。

“了解痛苦，尽管无从了解；放弃追究痛苦的原因，尽管无从放弃；真诚地停下来，尽管无从停止；练习遵循真正的路，尽管无从练习。”

——佛教传道协会

《佛教圣典》

1987年10月19日，那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在一个叫格桑昆达的地方醒来——一个呈口袋形状的圣湖，供奉湿婆神，位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上大约4380米高的位置。

我和凯伦，我的美国本土爱人，一路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圣地。凯伦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到尼泊尔来看我已经有几个星期了。我们在第一个晚上去转湖——虔诚地顺时针绕湖转一圈——每隔几分钟停下来盯着西方，眺望被云雾笼罩的群山全景，那些群山高耸入云，壮观极了！“它看起来像是天堂。”

凯伦说。我明白她的意思。阳光透过云层，像一把东方折扇照



耀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脊，照亮了困在山下的水蒸气。

我们在格桑昆达旅馆单间小屋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石头上铺着草席。我们给床垫充上气，吃了一些中式炒面，然后爬进睡袋睡觉。

夜色阑珊时，起风了。起初是低鸣，后来变成一种忽高忽低的异样节奏——像僧侣在吟唱密宗经典的声音。我们感觉到冰粒降落并融化在脸颊和鼻子上，因为我们的脸颊和鼻子暴露在睡袋之外。一旦我在夜里醒来，总会觉得膀胱抽搐，然后摸索着去小便。那天晚上非常怪异——一切似乎又湿又冷。我来回坐起来几次，不知道是不是该去外面小便。

我仍然记得那个灾难性的时刻——当我睁开眼睛，看见小屋里到处都是雪。雪直接从屋檐下吹了进来，将我们、我们的装备、我们的睡袋和一切都覆盖了起来。凯伦走到外面，惊声尖叫——这个地方已经被埋在齐腰深的白雪里，雪还在下，还在疯狂地灌入小屋。一阵阵劲风猛烈地穿透百叶窗。屋顶下是一场冰冷刺骨且无情的暴风雪。

该怎么办？冒着永远被困于此的风险，在格桑昆达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小站等待？或尝试在茫茫大雪中沿着令人胆寒的山间小径下行？

我们的行李搬运工先试着去探路，他穿着运动鞋和凯伦的短袜，用一条毛毯裹住双肩。五分钟后，他返回并带来三个

字——“不可能”。山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彻底被雪封住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另一个尼泊尔人步履蹒跚地走来。他带来了可怕的消息。他说，在山路上发现一个死去的女人，是冻死的。她一定是昨晚在回格桑昆达的路上遭到暴风雪的袭击……

但在格桑昆达没有地方可去闲逛。现在是早上6:30，可我们已经觉得就像要永远困在这个局促而寒冷的小石屋里似的。暴风雪可能会在十分钟内停止，也可能会狂下一个星期。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觉得乏味得要死。

很显然，我们没有选择。因此，我们决定与一对同样被困的瑞士夫妇——两个高大健壮的雅利安人——联手。我们和双方的行李搬运工用带来的每一件衣服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开始下山。

最初迈出的一百步充满了纯粹的恐惧。大雪漫过我们的腰部。我们磕磕绊绊，不时地跌倒，试图跟随奋力向前的瑞士夫妇留下的深蓝色足迹。就在昨天上午，这条山路是那么瑰丽，而此时死神似乎就在这条路上伺机而动。凯伦起初几乎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笨手笨脚地盲目前行，这个洛杉矶女孩完全不习惯这里的环境。我们所有人也是如此。

但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湖的边缘绕行，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高高的、未受保护的山脊之上。风拼命地呼啸，冰雪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仿佛在用尽所有力量把我们赶落山崖。

我的左手和眼睛都冻僵了，我感觉到冻鼻涕在我的脸上开裂，风无情地将凯伦推向山路的边缘，我拼命地紧紧抓住凯伦背包的背面。

透过远处的白雾，我可以看到那对坚强的瑞士夫妇正在从视线中消失。他们毅然向前推进，身后跟随的是穿得少得可怜的行李搬运工，他身上的薄毯在他那瘦削的肩膀上随风抽动。

在我们的头顶上，死禽、折断或被撕碎的翅膀像弹片一样在空中飞过。当我们从山脊上抄近路往下走，直接转向令人炫目的大雪中，每隔几步就会绊倒或摔倒，我用发麻的手指攥着凯伦的手。有那么一刻，我躺在那里，四肢展开，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准备放弃一切。我想投降，停止和这可怕的洪水搏斗。

但是不行。我们拖拉着爬起来，相信我们能够到达第一个茶馆，最多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我们仿佛看到了它——在山下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提供白开水和住所。

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进，一边祈祷，一边滚下山坡，抵达茶馆的时候正好看到屋顶被吹掉，生活在这里的小家庭正带着所有的财物——包括三个绑在背上的小孩——逃命。

没有更多的路，也完全没有更多的选择。当我看着这个夏尔巴家庭跳进河里——一条汹涌泥泞的激流——并且跟着水流前进，我惊得目瞪口呆。根据他们对山的了解，他们知道河流

一直向下流淌，流淌——而我们想去的地方正是山下。我们跟着他们盲目地前行，在恐慌中滑过冰冷的石头。

在似乎无休无止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来到了星寺村。我们下行了数千米，下雨了。客栈里还有两个房间。我们从暴风雪中赶来投宿，进入餐厅，直接遇到三十个以色列游客茫然而充满怀疑的目光。他们正在喝一种叫“拉克西”的蒸馏米酒，一边唱着希伯来语的民歌。那一对瑞士夫妇立即消失了。凯伦和我喝了些茶，又吃了巧克力，最后攒足体力爬下山坡来到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包袱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干的：袜子、相机、创可贴、电池——一切都彻头彻尾地湿透了。我们把湿透的衣服四处悬挂起来之后，便筋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床上。

幸运！我们如此幸运地活了下来！

“该死！”我生气地嚷道。

“怎么了？”凯伦惊慌地看着我。

“看看铺床的这些泡沫垫！上帝，真是薄得可怜！两天前我们在那个楼上的房间里住的床垫那么好，那么厚。这简直是敲竹杠！他们怎么能让我们在这种床垫上睡觉？岂有此理！”

我们一回到加德满都，就听说本土股市崩盘，这正好发生在黑色星期一。就在同一天，我们几乎在暴风雪中失去性